

【舞台劇劇本】

對手戲

Scenes Between Them

【劇情大綱】

一個沒有導演和劇本的實驗劇展，讓久別的劇場人正傑與影視人薇安再度重逢，他們必須為印在DM上的劇名填補劇情。排練時間只剩五天，於是兩人以社團排練的回憶，拼貼出即將開演的情節，也重溫那段恣意的夢想與無悔的青春歲月。

【角色】

林正傑：男，39 歲。半劇場人半教育人。

王薇安：女，37 歲。八點檔知名女演員。

【場景】

舞台空間切分為二，呈現出樓中樓的基本樣式。

在一樓平面上，左舞台放置一組 L 型布質沙發，有大小各兩張沙發，可隨意移動組合，左下舞台放置一台電視，傢俱可方便移動，轉換成為劇團排練場地。排練場地的正上方，有數條鐵桿，鐵桿上吊掛著劇場燈光。中上舞台的空間有一個小吧台，上頭放了個電話，旁邊則是放著三把高腳椅，通過吧台往上舞台走則是演員的化妝室。左舞台有一道門可通往燈光與音效的控制室，右舞台另有一道大波浪旋轉樓梯通往二樓。

二樓主要是劇團的辦公室，放置簡單的辦公桌與文件櫃，有個通往室外的大門，接近樓板的邊緣有鍛造雕花的欄杆圍著，樓板下方則懸掛著一個大時鐘。

【場次】

全劇分五場：

第一場：倒數 5 天/久別重逢

第二場：倒數 4 天/故事的起點

第三場：倒數 2 天/逃避的過去

第四場：倒數 1 天/面對真實

第五場：倒數 12 小時/結束

第一場：倒數 5 天/久別重逢

(燈逐漸亮起，正傑正坐在沙發上快速地轉動電視頻道，直到轉到某頻道，才暫時停止。他仔細地注視著電視，像小孩般的好奇，時而蹙眉，時而大笑。半晌，節目結束了，他百無聊賴的關上電視，到吧台倒杯水喝，然後回沙發倒頭大睡。)

(門鈴響起，正傑緩慢起身，似乎想起什麼，原本慵懶的樣子竟然帶點可笑的慌張。他打點好服裝儀容後，衝上二樓打開大門，迎接站在門口已久的薇安。)

傑：(刻意鎮定)Hi！

安：Hi！你看起來有點緊張。

傑：(刻意輕鬆)看到明星，當然緊張。(指著手錶)已經等候多時了。

(正傑順手接過了薇安的幾包行頭，並示意要薇安入室，兩人走下樓梯。)

安：(聳肩，然後進入)沒辦法，一個通告卡到，我還連闖了好幾個紅燈。我早告訴 Peter，(突然意會)喔，我的新助理。明明就告訴他通告排到昨天，今天我 Free，偏偏他說這個通告很重要，事先敲好了，推都推不掉。

傑：現在紅了啊，找都找不到。

安：不要這樣嘛，我不就來了嗎？

傑：老胖說爲了把妳請來，不知打了多少通電話，透過多少關係。

安：老胖？

傑：就小胖啊！我們已經十幾年沒見了，也該 Update 了吧！

(薇安淺淺地一笑。)

傑：這個老嬉皮，到現在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麼咖，他的關係都不是什麼重要的關係。想不到他竟然還吐出一句有哲理的話—「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要搞關係。」哈，老胖長大了。

安：幹嘛這麼黑暗？打我手機不就好了啊！

傑：號碼早停話了。

安：哪個號碼？

傑：十幾年前妳給他的那個號碼。

安：(尷尬的笑)難怪打不通，早換了。算命的說我八字跟這號碼不合。

傑：你們演藝圈很愛算命。

安：純屬個人興趣，別把其他人拖下水！(突然想起)咦，說到小胖…

傑：是老胖。

安：好吧！老胖呢？他可是我們話劇社永遠的導演。

傑：又跟人吵架了。(說完後，兩人相視而笑。)

安：又吵架了？這點真的是「始終如一」，脾氣一點都沒變。跟誰吵啊？

傑：編劇。正確的頭銜是新銳劇作家。

安：(玩笑)當鬼才導演遇到新銳劇作家，刀光劍影，血流成河，真的很有爆點。

傑：一開始編、導兩人是情投意合，聊得很開，後來老胖把劇本拿回去看，竟然

大改劇本，所以新銳劇作家超不爽，找老胖出來談判。

安：結果呢？

傑：結果一拍不合，就地解散，然後劇作家按鈴控告老胖侵犯智慧財產權，外加毀損名譽。

安：怎麼跑出毀損名譽這條？

傑：因為 DM 上的原著編劇掛上新銳劇作家的名字。(正經地) 經老胖轉述，這件事讓新銳劇作家覺得很丟臉，認為老胖毀了她的「璀璨」前途。

安：所以我們永遠的導演一憤怒的老胖哪裡去了？

傑：專心跑法院。他說這是一場關於榮辱的聖戰，導演就該有重新詮釋劇本的權利，所以他要親自作戰，把他的導演理念講給法官聽。

安：真有他的風格。這招有用嗎？

傑：法官的養成教育應該沒有戲劇概論吧！反正現在的法官判定標準 Range 很寬，什麼摸女生胸部十秒，沒引起性慾，無罪；女生說「不」太小聲，男子性侵，無罪，反正猜不透啦。說不定這次老胖遇到的法官也搞過劇團，那這場編導之戰就精彩可期了。

安：現在導演跑了，劇本飛了，戲怎麼辦？

傑：照演。DM 都發了，宣傳也上了。(拿起報紙) 妳看，標題寫得這麼大：「八點檔戲劇女王轉世魔幻劇場公主」，妳能不演嗎？

安：那還演什麼？劇本都沒了！（生氣）當初跟我助理保證什麼跨越表演極限，百年難得的多層次角色，現在連個劇本都沒有，這老胖到底在搞什麼鬼？

傑：照老胖版的劇本來看，的確有很多層次。

安：老胖版？

傑：老胖嫌原始劇本廢話太多，光是我愛妳、妳愛我、我愛死妳，妳死了我也要愛這些換湯不換藥的話，就至少佔了全劇的三分之一，加上缺乏腥羶色，根本搔不到癢處，所以修修改改，幾乎成了全新創作。

安：內容大概講些什麼？

傑：就千人斬充氣淫娃投胎轉世為真實的女人，要尋找上輩子買下她，讓她脫離情趣用品店的主人—愛德華，總之就是一連串曲折離奇的冒險愛情。(故弄玄虛) 究竟在這個詭異的情感糾葛背後，又隱藏了什麼樣的陰謀？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警惕世人諸惡莫作、諸善奉行。阿彌陀佛，從今生演回前世，應該夠多「層」次了吧。

安：聽起來像是紅色火鳳凰的劇情。

傑：老胖不但改寫劇本的內容，連劇名都給人家改了，原劇叫做《Mr. 愛德華》，為了紀念他那段被 A 片填塞的青春，硬生生改做《愛德華與千人斬充氣淫娃的前世今生》，難怪會被告。

安：(搖頭) 劇名真鹹濕，很有老胖的 Fu。裡頭幾個角色？

傑：兩個。愛德華和淫娃。

安：該不會要我演淫娃吧！

傑：妳覺得我演淫娃能看嗎？

安：你很有潛力，外表不像，內心浪得很。

傑：不好笑。

安：我看老胖要不是想毀了我，就是其他劇組派來的 Spy。

傑：這是妳和他之間的私人恩怨，我可不瞭。

安：喂！說話小心點，我不想隔天又出現關於我的八卦新聞，更何況和老胖傳緋聞沒什麼賣點。

傑：好歹他也算是傳統產業界的小開吧！這樣不是剛好成就一段當紅女明星和傳產小開的浪漫戀情嗎？妳想想，在台灣有幾個劇場人的窩可以大到當作排練場的？要不是他老爸「錢」力無窮，不然以他的臭脾氣，只搞劇場，他能活到現在，我頭給妳！

安：也是啦！光憑他闖蕩劇場界的執著和勇氣，就應該給他拍拍手。

傑：老胖是我們那幫人，到目前為止，離當初的夢想最接近的人了，其他的人老早就脫離戲劇界，榮華富貴去了。妳知道冷面豔后小臻現在在做什麼嗎？

安：不知道，我跟她不熟。

傑：賣棉被。但她說她賣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散佈歡樂散佈愛。

安：我看賣的是體溫的交換吧！不過對台灣的少子化情況應該有所幫助。

傑：老 Q 在做婚姻顧問。前陣子我同事婚姻亮紅燈，我給他老 Q 的名片，結果老 Q 有夠扯，遊說我同事離婚，還要幫他介紹外籍新娘，害我被罵到臭頭，氣得打電話罵老 Q，結果候機時又聽到「您想要娶一位美麗乖巧的外籍新娘嗎？Oh~~Ya！請您來電洽婚姻顧問 Q 董…」，氣到當場掛電話，連 MSN 都封鎖了。

安：你確定 Q 董是待在話劇社四年，專門卸道具的小 Q 嗎？

傑：沒錯，賓果！不過現在已經升級到「董」字輩了。小蘋果更跳 Tone，妳猜她從事什麼行業嗎？

（薇安搖搖頭表示不解。）

傑：提示一：一種安慰心靈的神聖行業。

安：諮商師。

傑：錯。提示二：需要強大的肢體、情緒和意志。

安：該不會同行吧，可是我沒看過她啊？

傑：（搖搖頭）提示三：跟她在話劇社的專長有關。

安：（努力回想）她有專長嗎？實在想不出來，我投降了，你直接說吧！

傑：孝女白瓊。妳還記不記得小蘋果排戲時每演必哭，「哭功」一流，情緒怎麼收都收不回來，做這個職業超適合。

安：你怎麼會遇到她？

傑：前陣子參加了一個告別式，喪家找了一個孝女，結果是小蘋果接的 Case。那場真是震撼教育！她有夠會哭的，連續哭了一兩個鐘頭，都沒有停，聽她哭，我都快肝腸寸斷了，妳們這些線上的女演員，沒一個比得上她。她那種

翻天覆地的哭功，真是難得一見的劇場奇才，我恨不得頒一座金馬獎最佳女演員給她。

安：那後來怎麼相認的？

傑：她主動跟我打招呼。不要看她這樣，她可是孝女界的天后，價碼很高，有時還得另外給「演技加給」，不過她真的很好學，還一直向我討教表演方法。

安：從話劇社出去的這幾個，雖然沒有搞劇場，不過每個演的都比真的還像。(笑) 那你呢？你的夢想裡還有劇场的存在嗎？

傑：(笑而不答)那妳呢？妳自己的夢想呢？

安：不管！我先問你的，所以你先回答。

傑：(一字一字地) 我的夢想好像早凋的青春，未、老、先、衰。

安：少耍文藝腔。

傑：好啦！大學畢業後，我放棄教職，賠了公費，出國學戲劇，想說這下子應該可以載譽歸國，闖出一些名堂，但是回國後，發現整個環境都陌生了。

安：有什麼改變嗎？搞劇場的還是沒賺到什麼錢。

傑：(滔滔不絕) 年輕時雖然沒有什麼錢，但是有的是熱情和用不完的精力。大學時，我們有幸趕上小劇場運動的最末班列車，那時整個台灣進入一個集體狂熱的狀態。地下音樂、電影、小劇場有如失心瘋一般，前仆後繼的不斷實驗著，永遠有玩不完的議題與創意，像什麼性別、同志、環保、人權、政治、美學實驗等。每個劇團比搞頭，也比人氣，各有各的擁護者，小劇場成為那時流行的前衛時尚。現在的劇場界雖然百花齊放，卻好像少了點殺傷力，或者說是缺少社會功能性，也許這就是此一時，彼一時，時勢造英雄吧！

安：你把過去想得太美好了，那時的年輕人用劇場表達意見，是想要改變萬年體制，但在這個年代，根本不需要用到劇場，體制就自動朝令夕改啦！所以，「舊夢」雖然值得懷念，去 KTV 點唱就好，倒是你自己，要勇敢追求新夢啦！

傑：有，追得很辛苦，尤其是年近四十，還一事無成的「成熟」男子。說穿了，「成熟」這個字眼，就醫學的角度來看就是「老化」。

安：我也不過小你兩歲，我都不怕了，你怕什麼？更何況我的行業是最著迷於青春的演藝事業。別怕，這年頭流行「熟男」。

傑：是流行「有錢」的熟男！時間過得太快了，很怕自己沒留下什麼。回國後，做了些工作，碰了一鼻子灰，也玩過幾齣戲，不知不覺地，肚子大了，膽子小了，心也老了。我沒有像老胖一樣，有雄厚的金援部隊，所以最後就回歸老本行，當起了代課老師，雖然偶爾搞點 Case 來做，但總覺得高不成低不就。大部分的大學同學都在教書，所以我很討厭同學會，有種矮人一截的感覺。(轉換話題) 還是妳比較幸運，大明星！

安：你應該還沒「老化」到忘記我的夢想吧！

傑：妳想當個優秀的演員，拿到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安：Excellent！那代表你還不夠老。

傑：看了幾齣妳演的戲，覺得妳演得不錯，也深受觀眾歡迎，可就說不出哪裡怪。

安：也許吧！ON 檔戲就是這樣，又不像劇場可以反覆排練，所以不怪才怪。日子是忙了點，但反而覺得離「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越來越近。

傑：分享妳的「巨星」出道史吧！（做揖）在下願聞其詳。

安：畢業後，找了幾份工作，都一直不穩定，直到你出國唸書那年，一個朋友介紹我到電視公司做導演助理，才定了下來。做了一年多，有天有個 A 咖的女演員突然消失，聽說到國外生小孩，也有人說是結婚去，更扯的是傳出她去變性，總之八卦謠言滿天飛。導演臨時找不到演員，就要我下海演出，爲了我還更改劇情，讓原本的角色爲了躲債而跑去整形，預告還打上「電視版 Face/Off」一變臉，結果再創收視佳績，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演到現在。現在回頭想想，都要感謝話劇社的栽培，啓發我表演的基因。

傑：（玩笑）想不到我們話劇社竟然造就一個不得了的巨星，以後妳出回憶錄，別忘記把這段寫進去。

安：（假裝驕傲）有機會出的話，我會慎重考慮。

傑：那妳心中還有劇場嗎？

安：當然！引用老胖拉夫斯基常說的話：「劇場是孕育表演的搖籃，大膽在搖籃裡作夢吧！」如果哪天在演藝圈待累了，我一定會不顧一切搞劇場去。

傑：（鼓掌）聽起來很熱血，讓人感動。當初老胖找我談這個合作案時，也是這麼慷慨激昂。

安：所以你被說服了。

傑：被他對劇場的熱情和我內心蠢蠢欲動的梦想給說服了。（停頓）我被拉回過去，那個彷彿還是昨天的過去。我想起年輕時的我，還有許多在話劇社的片段回憶。

安：很好，從前的正傑有點回來了。

傑：剛剛妳問我，夢想裡還有劇场的存在嗎？

安：不過你沒回答，就岔題了。

傑：答案是有的，只是藏起來了，因爲跟現實碰撞，不安全。

安：那現在安全嗎？

傑：跟老伙伴合作比較有安全感，有種支持的力量，好像可以再次實現自己的劇場夢，所以我答應了老胖，當然我也很高興妳參與演出。

安：我是遇人不淑，受騙上當的。

傑：（試圖說服）不要這樣，我們一起…

安：（打斷）我又沒說不演，更何況（拿起報紙再唸一遍）「八點檔戲劇女王轉世魔幻劇場公主」，宣傳都上了，我不演行嗎？你緊張什麼？

傑：妳不演，老胖就白白被告了。

安：他又不是第一次被告。

傑：但這次是我們幾個老朋友畢業十幾年後的再度合作。

安：這次老胖向文建會申請的案子叫什麼？

傑：2010「新感情舊回憶」實驗劇展。

安：劇名呢？再說一次，我忘了。

傑：《愛德華與千人斬充氣淫娃的前世今生》。

安：現在怎麼辦？先解決劇本問題吧！沒劇本，怎麼演？

傑：DM 都印了，所以劇名保留，至於演出內容再想辦法。

安：說好的天王級設計團隊呢？

傑：看到老胖壯烈犧牲，就知道那個新銳劇作家不好惹，所以一個個委婉請辭。

安：連設計團隊都沒有？演不下去吧！

傑：沒關係，我們就主打「貧窮劇場」，反正又沒幾個觀眾知道戲劇的定義和流派。（真情喊話）薇安，老胖緊緊握住我的手，告訴我：「這次就靠你們了！」眼神流露出壯士斷腕的悲愴，彷彿有種託孤的意味。妳和我一定要合力完成這齣戲。

安：你古裝劇看太多。還有幾天演出？

傑：含今天還有五天。

安：（詫異）你是說倒數五天？

傑：（樂觀）是的，再五天。

安：那怎麼來得及？（不可思議地大喊）Shit！

（燈暗）

第二場：倒數 4 天 / 故事的起點

（燈亮起，正傑正煞有其事地暖身著，時而做出高難度動作，時而發出各種怪異的聲音來練習發音。）

（薇安拖著一個旅行箱，裡頭裝了幾個化妝箱，站在門口按門鈴。）

（正傑走至二樓門口開門，薇安看也沒看正傑一眼，便走了進來，一股腦兒坐在沙發上，熟練地拿出化妝箱）

傑：早啊！

安：（疲累）的確很早！

傑：辛苦妳了。

安：（板著臉）爲了準時，昨晚我不斷告訴自己，不能睡過頭，果然沒睡過頭。

傑：很有時間觀念。

安：不是，因爲擔心睡過頭，所以一晚沒睡，連妝都沒畫。

傑：難怪臉這麼臭。要不要先眯一下？待會叫妳。

安：（拿起化妝品，逐項排列整齊）還好啦，習慣了，這還是小 Case，我們常常一拍戲，就拍得沒日沒夜，有時戲快演了，劇本還沒出來，所以就邊拍邊播，邊看觀眾口味，邊修改劇本。（打哈欠，發現失態）對不起喔！

傑：沒關係，代表妳還年輕。從前的我晚上十點才出門，現在晚上十點眼皮就鬆掉；從前一覺可以睡到中午十二點，現在早上六點就起來練太極拳。

(正傑刻意比劃一下太極拳招式，動作滑稽好笑，薇安笑了出來。)

安：從前、從前，你在講古啊？好啦，我全醒了。

(薇安開始快速地塗起腮紅。完成初步動作後，薇安停頓下來思考，然後又接著畫眉毛。)

(正傑將電視搬至左舞台，並將沙發推靠置吧台)

傑：(邊暖身邊講)要不要起來動一動。讓身體暖一下，起來啦！

安：等等！我眉毛剛畫好一半。

(正傑手插腰，反覆地把腳踢高，邊做暖身邊和薇安聊天。)

傑：(好說歹說)快啦！先暖身一下，待會還有聲音訓練，再來是發展情節，今天流程很緊湊，沒多少時間可混。

(薇安往正傑一瞧，然後繼續專心化妝，根本不想搭理正傑。)

(正傑故意走近，蹲下看薇安化妝。)

安：不要看啦！這樣看很怪，很變態。(不小心)你看啦，都是你，害我分心，眉毛畫歪了。

傑：有嗎？兩邊挺對襯的啊。

安：這就是我們女生的專業了，你不懂。

傑：沒關係，現在又沒有觀眾看。

(薇安不理他，繼續刷補眉毛，待滿意後，對著鏡子仔細端詳自己，然後塗上口紅，再抿一抿嘴唇，撥弄前面的瀏海，再做出奇怪的表情表示滿意。接著闔上粉餅盒，有順序地收整口紅和眉筆，將全部的塗抹工具放入化妝箱，再把數個化妝箱放入旅行箱。)

安：OK！Finished！現在要做什麼？

傑：我們先…

(薇安手機鈴聲響起，她迅速接起電話，並遠離正傑。)

(正傑把另一張沙發推置右舞台，以便騰出更大的排練空間。)

安：好！可以！不過要下禮拜才能。敲通告？你要不要打給我助理—Peter，都是他在幫我排的。OK！好，就這樣。

(薇安掛掉電話，心思仍停留在上一通電話，而顯得恍神。)

傑：難道你不覺得…

(薇安手機鈴聲再度響起，她又無意識地快速接起電話。)

安：喔，李導是你啊…好啊…電影啊，蠻有興趣的。(從皮包拿起記事本)好，EZ 泰式餐廳…嗯哼…後天啊？(轉頭看正傑，正傑搖頭)抱歉，可能沒辦法，這幾天都要排練，就是一個影視和戲劇跨界結合的「貧窮劇場」，我擔任的據說是百年罕見的「多層次」角色，你來看就知道…好啊！給你留張貴賓票…再聊，掰。

傑：(指著手錶)整整三分鐘。

安：不好意思，這通電話很重要。

傑：(有點情緒)我們的排練也很重要。

安：對不起。

傑：排練時，請將手機關機或轉為震動，謝謝合作。

安：沒商量的餘地？

傑：沒有！進了劇場，就請尊重劇場。

（薇安關了手機後，看著手機數秒，然後將手機拿給正傑。）

安：幫我保管吧！沒有手機的日子，耳根子應該會清靜點。

傑：沒錯！少了煩人的手機，排戲進度應該能快點。

安：（解釋）唉！我也不想這樣，問題是我們就處在這個被訊息疲勞轟炸的時代，只要一「漏接」，就會擔心得要命，一個身體掛著好幾個訊息接收器，好像隨時等著送往迎來。

傑：小時候那種沒有手機的日子真讓人懷念，和朋友約會一定準時，因為只要不準時就會錯過見面，哪像現在已經約好時間，卻還是遲到。沒辦法，手機太方便了，一通電話告訴對方「事情耽擱了」、「再十分鐘到」、「路上塞車」，就輕輕鬆鬆替遲到找藉口。不過拿手機雖然很方便，但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卻越來越淺薄。（把手機收起來）我先幫妳保管了。可以正式暖身了嗎？

安：可以。

傑：那現在跟著我一起做！準備好了嗎？

安：（點頭）開始吧！

（正傑帶領薇安進行暖身的動作。隨著正傑的口令與動作示範，薇安不斷地變換姿勢。燈光隨著以下的表演而逐漸變暗，象徵時間逐漸流逝。）

傑：現在請妳轉動脖子，隨著順時鐘轉彎繞圈，由小圈圈到大圈圈。

傑：接下來是逆時鐘轉彎繞圈，依舊還是由小圈圈到大圈圈。

傑：很好，再來是肩膀，順時鐘。做完之後，換方向。

傑：再來是腰，順時鐘做完，換逆時鐘。

傑：膝蓋呢？也是依照順時鐘和逆時鐘的方向去畫圈圈。

傑：再來是腳踝動一動，好…停…，做得很好，有沒有感覺身體熱起來？

（燈再度緩緩亮起，在幽微的燈光下，看得出來正傑帶領著薇安練習發音。）

傑：Y…

安：Y…

傑：一…

安：一…

傑：很好，聲音很漂亮。接下來，我們同時發聲。

傑、安：X…

傑、安：\…

傑、安：又…

（正傑的手放在薇安的丹田處，並要薇安用力發聲。）

傑：現在請妳把手放在丹田，用力的發出一個音，我希望妳可以感覺到肚皮彈回來的力量。很好，聲音有力道。現在我們休息兩分鐘。

(燈光全亮。兩人背對背坐在地板上，正傑繼續劈著腿，進行暖身，薇安則整個攤在正傑的背部。)

安：你哪裡來的體力啊？有夠累人的，整晚沒睡，一早又這麼操，拍戲都沒有這麼累。不過累完還挺舒服的，有這麼舒服的靠墊。

傑：很久沒這麼動了吧！

安：沒錯，光是暖身和發聲就夠我流汗的。

傑：(若有所思) 這種感覺真好。

安：(好奇) 什麼感覺？

傑：說不上來，就是一起流汗，一起排戲的感覺，我搞不清楚那是什麼感覺？

安：我可以「感覺」你的「感覺」，我的「感覺」「感覺」到你「感覺」到我的「感覺」。你們劇場人總是很多感覺，可不可以聚焦一點呀！你啊，這個人太朦朧了，像加了柔光的濾鏡，霧霧的，看不清。(突然想到) 你說為什麼愛德華要去買充氣淫娃呢？

傑：妳頻率也跳太快了吧！回到妳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先界定他是幾歲的男人。

安：有差嗎？

傑：青春期的男人，買淫娃是爲了青春的性探索；二十幾歲的男人，是爲了有備無患，隨時提槍快跑；三十幾歲的男人，是爲了快速解決慾望，好多點時間在事業上衝鋒陷陣；四十歲的男人則是因爲寂寞，或是害怕寂寞。

安：那你覺得應該設定幾歲？

傑：年約四十歲，已婚。

安：三角關係的劇情比較好發展。

傑：如果戲一開始，愛德華和他老婆剛離婚，妳覺得怎樣？

安：好主意。然後他心情不好，一個人漫無目標的在街上瞎逛。

傑：接著不知不覺地走進一間情趣用品店，發現了窗前放著一個長得像他前妻的充氣淫娃。

安：不過，是青春版的前妻。

傑：她的眼睛水汪汪。

安：她的睫毛會勾人。(開玩笑) 她的身材姣好，所以他把她買回去夜夜春宵。

傑：這是文建會的案子，不能這樣演。我覺得愛德華是因爲寂寞，所以買淫娃回去，每天對著她說話，把所有的秘密都說給她聽，後來淫娃就愛上了買下她的男人。

安：這樣感覺比較有質感。

傑：嗯。那劇情暫定這樣，細節我們再討論。現在，我們就先排離婚那裡。

(燈光逐漸轉變為非現實的場景。)

(正傑與薇安化身為愛德華和他的前妻，對坐無語。過了半晌，前妻打破沈默。以下台詞以台語發音。)

妻：愛德華，咱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乎大家自由，你這張離緣書簽落去，從此以後，咱就田沒溝，水無流。

愛：好！若是安內做，對妳卡好，我簽。

（愛德華拿起筆，準備簽字。）

妻：（歇斯底里大叫，猛搖頭）我就知，我就知，我就知！你對我根本就沒半點感情。愛德華，我恨你。

（前妻使勁地捶著愛德華的胸部，臉上露出猙獰的恨意。）

愛：（抓住前妻的雙手，大喊）妳不是一直要我簽字，我順妳的意，妳現在是攔想要怎樣？

妻：（萬念俱灰地跌坐地上）真好，愛德華。哈、哈、哈…這世人你虧欠我尚深，你的下場，你的報應，你以後就會知，我絕對要和你（國語）「玉石俱焚」。

（燈光轉回現實場。）

傑：我覺得這樣很怪，感覺有很大的怨念，那後面的劇情要怎麼銜接啊？該不會要走驚悚路線吧！

安：我也不知道入戲後，怎麼會講出這些話，可能罵人的台詞背太多了。

傑：所以接下來怎辦？

安：讓愛德華簽下離婚證書。

傑：然後愛德華想起前妻的好，心中萬般後悔。

安：愛德華追了出去，在茫茫大雨中，看不到愛妻的身影，突然緊急煞車聲——「碰」，一根折斷的傘慢慢地從天空掉了下來。

傑：愛德華眼睜睜地看著愛妻被車撞了，他大喊：「不要死！」，結果…

安：還是死了。這前妻非死不可，而且要死的淒美，不然愛德華躲避前妻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和一個跟他前妻長得一模一樣的充氣淫娃發展關係？

傑：好吧，妳說服我了，我們排看看。

（以下為現實與排練交錯的場景。）

（正傑與薇安再度化身為愛德華與他的前妻。以下愛德華和前妻的對話以台語發音，正傑與薇安則以國語發音。）

愛：妳在兜位？我真思念妳，離開妳，我才知影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傑：（跳出角色）這時候狂風驟雨，愛德華看見對面人行道，他前妻失魂落魄的胡亂走著。

愛：（入角色，大喊）Honey，妳惦在那就好，千萬不要動，我過去接妳。

安：那我現在應該站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動作？

傑：嗯，不然妳就站在這裡，這時候妳很冷，很冷，但是沒聽到我的呼喊。接著妳要穿越馬路，但是妳心思混亂，根本沒注意來車。

安：所以我被撞了。

傑：對。妳要先被撞，我才會跑過去抱妳，OK？這時候，車子開得很快，根本來不及煞車，咻…碰…

安：這時我就倒下？

傑：嗯！試一次。咻…碰…

（聽到正傑發出的咻碰聲，前妻瞬間倒下，由於她倒下的速度夠慢，以致於

愛德華能完美地接住她。前妻躺在愛德華的胸膛，像一場生死訣別的場面。）

愛：卡振作耶！

妻：（虛弱）我就知影你一定會追出來。

愛：賣攔講啊…

妻：我沒講，攔沒機會講啊！我記得咱要結婚的時旮，我阿爸阿母非常反對，講嫁給這個沒錢的窮鬼沒出脫。咱沒本錢做生意，我賣掉所有的嫁妝，攔厚臉皮回去後頭厝給我阿爸阿母借錢，因為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說完後吐血）

愛：咱先不要講，好嗎？

妻：（搖頭）我要講。一開始咱公司的生意並沒好，但是我知影你真認真，不管你多無閒，多麼累，你攏會想要返來厝裡，後來生意越做越大，我見到你的時間遂越來越短。慢慢地，我也已經習慣家已一個人。（再度吐血）

愛：（深情地）沒人給車撞到攔這愛講話。卡忍耐耶！我帶妳去醫院…

妻：來不及了。答應我，一定要…（第三次吐血）

（正傑突然脫離愛德華角色，把薇安放在地上，然後跑去拿衛生紙。）

（正傑重新入角色扮演愛德華，抱起了前妻，輕柔的擦去前妻嘴角的血。）

愛：要怎樣？

妻：找一個人代替我照顧你。

愛：先不要講這些。

妻：你答應我，不然我會走得不放心。

（愛德華點點頭，淚水噙在眼眶中。）

妻：（誇張）啊…

（前妻在愛德華的胸膛中微笑死去，愛德華顯得十分激動。）

愛：（緊緊抱住）不要死…

（愛德華擁抱前妻許久，燈光轉換回現實場景。）

（正傑與薇安因身體碰觸而略顯尷尬，最後兩人以笑化解。）

（燈暗）

第三場：倒數 2 天/逃避的過去

（燈亮起時，整個排練場在試燈，正傑隔空與燈光師對話。薇安躺在沙發上熟睡著。）

傑：我想要燈打到這裡，可以嗎？leko燈的shadow再切小一點，邊邊不要那麼利，好，再把焦聚弄糊一點，OK！效果還不錯，這個Cue就記下了。

傑：接下來走第五個 Cue，就是兩人談判的部份，在談判桌那裡。

（一顆主燈投射在談判桌上，其他幾顆燈則微弱著照著兩個對坐的椅子。）

傑：我想要氣氛冷酷一點，把色紙換成藍 728 的吧！

(燈光師走下來，不發一語，拿著A梯獨自默默調燈、換色紙，調完燈後，又默默地走回左舞台控制室，突然燈光轉換，一道冷酷色調的燈光投射在談判桌上。)

傑：這燈打得太完美了，還好有你。謝囉！小虹，那這個燈就這樣定了。

(燈光師接收到正傑的誇獎，閃個幾下燈光，然後正傑高舉大拇指回應她。)

傑：小虹，可以給我愛德華前妻被車撞的畫面嗎？把level先推到60，嗯…推到80好了，OK，謝啦。

傑：小雞，待會前妻講(台語)「找一個人代替」那個點時，記得灑點碎紙花，增加氣氛。

傑：阿輝，待會配合燈光放前妻被撞的那段音效，這段從撞車到生死訣別，我們要實際走一次。等我五分鐘，我先把演員叫起來。

(正傑走至沙發，搖醒薇安，薇安醒來後，被排練室的燈光扎得刺眼。)

安：這是怎麼一回事。

傑：神奇吧！這是我花了一天找來的天王級設計團隊。昨天沒有排練，就是爲了這事，昨天一整天跟他們工作，討論這齣戲的相關設計。

安：你也幫忙介紹一下。

傑：(隔空大喊)燈光小虹。

(燈光再度閃爍兩下。)

傑：(隔空大喊)音效阿輝。

(音效放出車禍相撞的音效，讓大家嚇了一跳。)

傑：這是目前八點檔超紅的走唱人生女主角安妮—王薇安小姐。

安：(大聲)大家好！很高興和你們合作。

(碎紙花突然從天而降，讓正傑想起忘記介紹小雞。)

傑：舞台執行小雞。

安：小雞雞你也好啊。

傑：(對薇安)喂，這位大姊姊，妳吃年輕人的豆腐喔！(對眾人)好啦！敘舊完了，正事該做囉！現在我們從車禍到訣別那裡跑一遍。

(眾人Stand by，隨著車禍的音效下，愛德華前妻瞬間倒下，愛德華跑過去緊緊抱著她，一道光照在兩人身上。)

(演員以念詞走位為主，無需加入太多情緒。)

愛：卡振作耶！

妻：(虛弱)我就知影你一定會跟出來。

愛：賣攔講啊…

妻：我沒講，攔已經沒機會啊！…(跳掉中間段落)因爲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

愛：咱先不要講，好嗎？

妻：乎我講，一開始咱公司的生意並沒好…(跳掉中間段落)慢慢地，我也已經習慣家已一個人。

愛：(深情地)沒人給車撞到攔這愛講話。卡忍耐耶！我帶妳去醫院…

(此時，極度煽情瓊瑤式的音效漸入，渲染整個排練場。)

妻：來不及了。答應我，一定要…

愛：要怎樣？

(小雞精準地灑下碎紙花，)

妻：找一個人代替我照顧你。

愛：先不要講這些。

妻：你答應我，不然我會不放心。

愛：好。我答應妳。

妻：啊…(說完後，便倒在愛德華懷裡。)

愛：(大喊)不能死…

(燈全亮，恢復為現實場。)

傑：很完美，那我們第一場就這樣定了。技術休息一下，我要跟薇安討論一下接下來的劇情。(燈光閃了兩下)

傑：剛剛排練的感覺很不錯，連我自己都出奇滿意…不過我有點擔心會被砲轟。

安：怎麼說？

傑：情節很普通。

安：會嗎？太陽底下本來就沒什麼新鮮事。

傑：那妳不會覺得表演太過八點檔嗎？

安：不會啊，八點檔很好啊！

傑：(言不由衷)也是啦！(停頓)不過劇情就是太固定了，常常看來看去不都是某某集團小開追誰，然後出現「波麗士大人」之類的角色，要不然，不是智能退化變瘋子，就是遭受刺激，失去記憶，接著一定出現一台車撞他，而且那天一定要下雨。我們這場車禍不也是這樣安排的嗎？八點檔裡頭的有錢人爆多的，好像全台灣最有錢的富豪都集中在那兩個小時出現，而且那些有錢人有錢到手指頭比出一，就是一億元起跳，一億耶！我看像我這種平凡人，只能夠拿精子跟他們比。

安：所以你覺得這種表演不優？想看看，天天伴著這些婆婆媽媽，度過每天最黃金的時光到底是誰？絕不會是她們老公，是我們！除非老公也是忠實觀眾！

傑：別誤會，我只是在思考要如何讓「影視」成為這齣戲的表演特色？要不然看電視就好了，幹嘛還買票入場？

安：那如果把影視裡各種不同的表演元素都放在這齣戲，觀眾不就可以在同齣戲中看到各種不同類型的表演風格嗎？像偶像劇、類戲劇、瓊瑤之類的，反正就是「跨界」跨到底。

傑：好點子。

安：那接下來應該要排愛德華與充氣淫娃的首度相識吧！

傑：四十歲的男人與出產不到一個月的矽膠娃娃，該如何建立關係？這個點很重要。我們之前是設定愛德華離婚後心情不好，經過情趣用品店買下了淫娃。

安：現在我覺得「買」這個動作有問題，用買賣來建立關係，也不是很妥當，會

過度美化買賣的愛情。再說買充氣淫娃的男人，會讓人感覺他需求量很大，這樣愛德華這個角色也不討喜。

傑：不然就讓情趣用品店的老闆舉辦抽獎，他抽中充氣淫娃。

安：他爲什麼有抽獎卷？是不是買太多情趣用品？這也不OK！我想到了，讓情趣用品店老闆欠愛德華錢，你覺得如何？

傑：又來了，妳們八點檔每次就是欠錢、討債這一套！（突然轉念）咦…欠錢…討債…這不錯喔，如果愛德華跑到情趣用品店要錢，卻發現人去樓空，只有散落一地的情趣用品，和一個丟置在牆角的充氣淫娃。所以愛德華右手拿著一堆情趣用品，左手抱著充氣淫娃，獨自走在蕭瑟的路上，這樣蠻有畫面的。

安：很有戲味，而且愛德華超Man，有英雄救美的Fu。

傑：那我們就試試。薇安，待會這裡就是情趣用品店，地板全是散落一地的情趣用品，妳一個人獨自斜坐在牆角，回想妳的一生。囚禁妳幸福的老闆已經跑了，妳未來會幸福嗎？不知道。記得不能動，眼神要帶點憂傷。然後我會從那邊走進來，這樣瞭嗎？

（薇安點點頭。）

傑：那我們就正式來了。

（對著控制室）Everybody，動起來了，燈光邊看走排的情形，邊順著妳的感覺推燈，音效也是一樣，我們來一次！

（燈光轉換為非現實的排練燈。愛德華帶著一個紙箱，氣憤地由左舞台走入。）

愛：電話不接，手機關機，這「老胖」是怎樣？當初開情趣用品店欠資金，我們幾個哥兒們二話不說，拿錢幫忙，我還去刷卡借貸，就只爲了一句：我的店就是你的店，店開了之後，哥兒們有享用不盡的試用品。結果呢？

（愛德華假裝打開門，然後走了進去，一眼望去，只見一片狼籍，當場傻愣在那裡。）

愛：不可能啊！才開三個月，人間蒸發啊！我操！

（此時電話鈴聲作響，愛德華拿起電話。）

愛：喂！什麼？我欠你錢？對不起，我不是老胖。（停頓）跟你說了不是就是不是，什麼我在假？（賭氣）對，我就是老胖，你來要錢啊，我就是不給你，說話客氣點，我沒必要受你這種烏氣，再見。

（愛德華狠狠地掛掉電話，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愛：（氣憤）我沒在怕…（轉換情緒）喔？您要索取型錄啊！對不起，老闆不在，他出差…何時回來？好問題，我也在等他。

（愛德華掛掉電話後，鈴聲又不斷響起，愛德華索性把電話線路拔除。）

愛：我看錢應該也拿不回來了，不如就拿些情趣用品抵債。

（愛德華從地板撿起一堆情趣用品，裝入紙箱，然後再四處搜尋值錢的物品，但結果令人大失所望。突然間，愛德華看到牆角邊有個長得像他前妻的充氣淫娃，就立刻抱起她。）

愛：（深情地）別怕，以後妳不是一個人了，讓我帶妳回家。

（燈光緩慢地轉回現實場。）

安：該放我下來了吧！

（正傑愣了一下，然後把薇安放了下來。）

傑：（破解尷尬）吃得比較好喔！

安：少在那裡拐著彎罵我胖。

傑：沒關係啦…誰沒有過去，想當初我也是清瘦少年，而如今…

安：成熟穩重，身材不動如山。

傑：年輕時騎摩托車，旁邊如果有一台賓士或BMW經過，大部分都是載著美眉的中年人開的。那時我會在心裡暗自發誓，一定不要變成那種可鄙的歐吉桑，但是年紀越大，卻越朝著當初認為可鄙的歐吉桑路線前進。

安：是啊！那時你和老胖組成憤怒雙人組，看什麼都不順眼，什麼都能仗義直言。

傑：想起來還真有點幼稚，不過都過去了，我們都長大了。（停頓）好了，現在重新回到劇本，你覺得愛德華會跟淫娃說什麼秘密？

安：關於歐吉桑內心世界的秘密。

傑：我有個建議，我們把當年未演出的《小王子》，擷取片段，放入這次演出，好嗎？

安：爲什麼？

傑：一來紀念那段在話劇社的日子，二來也可以balance一下這齣戲的水平，不然這樣搞下去，好像在演小電影。我們真的沒多少時間排戲了，那些台詞只要稍微複習，你就會回想起來的，更何況妳還是當年的女主角。

安：不，是女主角之一，我是B角。

傑：這個建議妳同意嗎？

（薇安沈默好久，像是陷入一種深長的思考。）

安：好吧！你都不怕了，我沒有理由不陪你玩。

傑：OK！那我們讓愛德華每天讀《小王子》給淫娃聽，用經典來重新詮釋愛情，把淫娃和愛德華的角色創造成「無性」的純愛關係，再搭配鹹濕的劇名，以及各種影視的表演型態，製造矛盾的突兀感。

安：光聽就覺得有噱頭。要排了嗎？

傑：等我一下。

（正傑從背包裡拿出一本破舊的《小王子》。）

傑：還記得這本嗎？妳送的。我當隨身書，無聊時，就拿起來翻一翻。前兩天拿出來翻了一下，突然有個想法，如果把《小王子》和這齣戲結合，應該很符合「新感情舊回憶」這個主題。

傑：（對薇安）準備好了嗎？

安：有需要準備嗎？這段我只要動也不動坐著就好，又不用台詞。你有看過會講話的充氣淫娃嗎？

傑：也對。（對著控制室大喊）喂，各位，老規矩，照著感覺走，不錯的 Cue 就直接定下來。好，開始。

(燈光轉換為非現實的排練燈。此時，淫娃和愛德華坐在沙發上，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氣氛顯得有些尷尬。)

愛：(破冰)從今以後，妳就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

(愛德華走至吧台，拿了可樂，倒成兩杯，然後再拿到沙發前的小桌子放著。)

愛：(指著可樂)別客氣。喔？我忘了妳是假的。對不起，我是說妳是「擬真」，希望沒傷到妳的心。

(淫娃眨了眨眼睛，愛德華揉揉眼睛，以為眼花。)

愛：妳眼睛怎麼會動？

(淫娃再度眨眼睛，愛德華嚇了一跳。)

愛：是我看錯嗎？

(愛德華仔細端詳淫娃，想找出是否有電池裝置，卻發現衣領掛著吊牌，上頭寫著使用方法)

愛：(跟著唸)為淫娃創造她的生命故事。陪伴她、跟她說話，她就擁有更多愛人的能力。(翻到背面)此為高科技精密產品，嚴禁撞擊、滾動、扔摔。本產品為個人私密物品，購買後恕不退換，使用完畢也請清洗乾淨，可水洗晾乾，切勿送洗。Shit！現在科技夠強的，連「性」也能這麼搞？

(淫娃蹙眉表示不解。)

愛：不是在罵妳。

(淫娃嘟著嘴，輕輕微笑著。)

愛：現在我說故事給妳聽，好嗎？

(淫娃微笑表示贊同。)

愛：(拿起書)從前，有個來自外星球的小王子，他對一朵驕傲的花很有好感，但是這朵花卻常用它的虛榮感折磨小王子。有一天這朵花講到它身上的四根刺，它對小王子說：「如果老虎要來，那就讓牠們來，我不怕老虎，但是我怕風。你這裡有屏風嗎？」

(淫娃晃動頭，眼珠子好奇的轉著。)

愛：小王子心想：「我的星球沒有老虎，老虎也不吃草，何必怕…花竟然會怕風，真是一朵棘手的花。」

愛：「傍晚時，請為我套上玻璃罩，這裡實在太冷了。」

(淫娃用手托著腮幫子，仔細聆聽，愛德華則是越念越起勁，順手拿了一頂針織毛帽輕輕地幫淫娃戴上。)

愛：小王子雖然對那朵花很有好感，但是…

(此時，燈光逐漸轉換為正傑當兵的回憶場景。)

(正傑與薇安進入過去的回憶。正傑走向二樓，站在樓中樓上說著，而薇安坐在吧台的高腳椅，雙腳來回的擺動著。)

傑：各位弟兄大家好，今天心輔老師來到這裡，要跟各位分享的故事是「精壯有好處」、「精壯有好處」。你們應該都聽說過，你們連上曾經出了個超級戰將，那個學長體能超好，五千公尺、五百障礙、刺槍術、手榴彈投擲，通通

都破百。有次連上駐地整訓，全連一律禁假，在軍中禁假的意思就是等於禁慾。好不容易整訓結束，你們學長拿了假單，以百米的速度直奔「哥再來」旅社，風塵味頗重的內侍，用兩顆桃花眼看穿了精蟲灌腦的學長，問也沒問，就熟練地拿起花名冊，這裡頭內容可是一點都不輸寫真集，你們學長看了看，裡頭名字不是Mary、JoJo，就是Vivian，他都不喜歡。突然間看到了「小夢」，啊！多美多夢幻的名字。所以他指定「小夢」，然後興沖沖的跑到房間去等。

安：你們的政令宣導真「戲劇」，轉折做得很好。

傑：（假裝敲門）叩、叩、叩…有人在嗎？學長猴急地開了門，卻發現一個臉上長得像發泡魷魚般的歐巴桑站在門口，他連忙說：「小姐，妳走錯房間，我在等我女朋友一小夢啦！」這時，歐巴桑露出閃著金光的假牙，用極度親切的國台語說：「帥哥！你怎麼連你女朋友都忘了？我就是你女朋友一小夢。你看到那張照片，就是四十多年前的我啊，有水沒？」

安：角色塑造很鮮活，劇情「高潮」迭起。

傑：（走下樓）人生總是難如所願，尤其是在軍中。所以學長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慾火，將「小夢」、或者說是「老夢」、「殘夢」推倒在床，然後拿出軍中破百的看家本領，使勁的對付她。噹噹噹，一個小時過去了，噹噹噹，兩個小時過去了，噹噹噹，三個小時過去了，火山終究噴發了。很快的，學長帥氣的穿好衣服，然後丟給「小夢」兩千元。此時，只見到年過五十的「小夢」緩緩地轉過頭來，臉上帶著少女般的嬌羞，說：「少年仔，這兩千元我不想要了，咱再來一次好不好？」所以當你們被班長操到撐不下去時，請想想這故事帶給你的啓示，「小夢」將會帶給你無比的力量。

安：軍中真是競逐體能和性吹噓的男性中心世界。

傑：（走下樓梯）這結論我無法反駁。

傑：妳今天怎麼有空來？

安：想說來看看你。你好嗎？

傑：一樣啦！（自嘲）用嘴砲撫慰弟兄的心靈。

（薇安覺得好笑，兩人相視而笑，接著又是一陣沈默。）

傑：天氣很冷，你這頂毛帽很好看。

安：謝謝。（打破沈默）剩多久？

傑：還一年。

安：那快了。（打開袋子）這是新版的《小王子》，很精緻，送你。排遣無聊用。

（看手錶）我要走了，火車快來了，計程車還在營外等我。

傑：好，回程小心。

（聚光燈照在薇安身上，舞台其他的燈稍暗）

安：（喃喃地）你一定不知道那天我轉了幾趟車，坐了多久。退伍後，你一聲不響地申請了學校，出國留學，直到半年後，我才知道你早不在台灣。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你的國外電話，我很驚訝，那天剛好是我生日-聖誕節，你誇我

媽生的好，因為這是一個歡樂的日子，好像不管認識我或不認識我的人都在為我祝福。我記得那天特別冷，冷得車殼都結成一層薄霜，你在電話裡唱著生日快樂歌，唱得我心裡暖呼呼的。但是那天過後，你又完全消失了，我想那天你打電話給我，是因為在國外寂寞吧！（責怪）做哥兒們沒那麼不講義氣的。

（燈光逐漸回到現實場，正傑與薇安討論著劇情的發展。）

傑：我覺得要賦予淫娃生命力，後來卻因為過了保存期限，而逐漸凋萎死亡。

安：然後呢？

傑：然後淫娃向閻羅王哀求回陽間一趟。

安：好像在演民間故事，這比我想的還老套。你不怕被轟嗎？

傑：我也不想這樣，但沒辦法，剩倒數兩天，有時間壓力！不管了，劇情順就好。

安：好吧！這種芭樂情節，我演多了，對我來說得心應手。

傑：閻羅王和她打賭，如果愛德華早已忘了她，她就要灰飛湮滅，成為一縷幽魂。

安：玩這麼大！

傑：如果她贏，就讓她還陽，變成真正的女人。這裡我們排看看。

（配合著正傑的旁白，薇安以極度緩慢的速度爬上階梯，製造一種鬼魅的效果。薇安上了二樓，化身成了淫娃，幽幽地來回走動。）

傑：（旁白）恩怨糾纏無解，愛欲難捨難分；滾滾紅塵，芸芸眾生，交織著悲歡離合的真實人生。淫娃與愛德華這一見面，會改變她現在的命運嗎？還是天命終將難以違抗？

（正傑從吧台抱出兩個充氣淫娃，薇安逐漸走下樓，坐在階梯。）

傑：而跟著愛德華回家的兩個充氣淫娃，究竟居中扮演什麼角色？讓整個事件進入到撲朔離迷的羅生門。這四角戀情瀰漫著詭譎多變的關係，竟是未來磨難的開始。（指示）多點幽微的燈在淫娃的身上，好，效果很棒。好，來，慢慢收，燈暗。

第四場：倒數 1 天/面對真實

（此場以排練場、現實場與回憶場三方交織而成的場次。場與場之間以台詞之間的相連性來串勾，演出時建議設計三組不同的燈光變化以做為區分。）

（以下為排練場，左舞台放置小沙發）

（愛德華唸《小王子》給坐在沙發上的兩個充氣淫娃聽。）

愛：有一天，小王子即將要和他心愛的花道別。（充氣淫娃倒下）妳們兩個可以坐好嗎？她不會這樣的。

（愛德華調整好兩個淫娃的坐姿後，繼續說故事。）

愛：當小王子最後一次為心愛的花澆水、蓋上玻璃蓋時，他忍不住哭了，他對花兒說了一聲「再見」，但是花兒沒有回應他，所以他再度向花兒道別—「保

重了」，這次花兒說話了，她說：「對不起，我真是大笨蛋。祝你幸福。」語氣中竟然沒有任何苛責的言語，讓小王子感覺很驚訝，甚至無法理解花兒為何突然變得如此安靜又溫柔？

（愛德華又從吧台裡丟出數個充氣淫娃，並一一排列在劇場中。）

愛：（質問）妳們回應我啊，我不懂，妳們一個個為什麼不理我？（跳出角色）

OK！很好，cue點都有跟到，現在技術休息一下。

（正傑走上二樓後，燈光跟著轉換，進入回憶場。）

（薇安從二樓大門悄悄進入，看見正傑正靠著欄杆專心背詞。）

（正傑陶醉在台詞裡，顯得滑稽好笑。薇安靠近他，故意嚇他。）

安：喂！這麼大間社辦，就你一個顧家？小胖呢？

傑：在宿舍。他說要先解決個人情慾問題。

安：怎了？失戀啊！

傑：有可能嗎？他沒那麼純情，他是在看A片啦！

安：是喔！真是人面獸心。

傑：外加衣冠禽獸。

安：他還會來社辦嗎？

傑：喔…搞曖昧。

安：你很無聊，少在那裡造謠生事。

傑：好啦！開個玩笑都不行喔？小胖說三點半和課外活動組李組長有約，今年大專盃話劇比賽的報名出了點問題，說要補資料。

安：南區幾隊報名？

傑：據可靠消息是十四隊。聽說高師大的《岳父大人有病》排得不錯，我個人是比較看好嘉義農專的《暗戀桃花源》。

安：（喊口號）我很有信心，《小王子》勇奪冠軍。

傑：那是當然的

安：真希望能拿下我生平第一座最佳女主角獎。

傑：妳一定可以的。咦？薇麗呢？怎沒跟妳來？

安：她身體不舒服，要我自己來。你背到哪裡？

傑：小王子和花道別那裡。

安：我幫你 read 詞。

傑：這麼強？

安：當然，我是超級複製機。我連其他角色的台詞都背起來了，這是要拿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基本功課。

傑：那薇麗不在，你今天要代她的角色。你們是花兒的AB角，所以應該OK吧？

安：OK。滾、瓜、爛、熟…

傑：那我們現在尬一下。從小王子向花道別那裡。

（正傑假裝在薇安頭上澆花，並為薇安戴上玻璃蓋，然後忍不住哭了。）

傑：（抹淚）再見…

（薇安沒有回應。）

傑：保重了。

（薇安清咳了幾聲，才慢慢地說話。）

安：對不起，我是個大笨蛋。希望你幸福。

（正傑低下頭，彷彿若有所思。）

安：（不加情緒）我喜歡你，你一定都不知道吧！這是我的錯，不過已經不重要了，你一定要幸福喔！把玻璃罩放下吧，我不再需要它了。

傑：如果起風呢？

安：（俏皮）沒關係，我沒那麼脆弱，涼爽的風對我有益。（提醒）我是一朵花啊！

傑：（跳出角色）妳姊還好吧！

安：過幾天出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快要演出，所以壓力過重，身體出點問題。報告晚幾天出來。

傑：如果她身體一直不舒服，妳要有上場的心理準備，。

安：你是說取代薇麗演出？

傑：這是下下之策，沒辦法的辦法。

安：她知道的話，一定很傷心。有時間的話，你就去看看她吧，你的出現會帶給她開心！她的人就像她演的花一樣，外表的刺，只是爲了要保護自己，其實她很脆弱。

傑：（點頭）我知道怎麼做。

（燈光轉換至現實場）

（正傑與薇安坐在沙發上。）

安：（模仿過去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薇安，我嗑音樂、愛電影，以後想成爲優秀的女演員，拿奧斯卡最佳演員獎。

傑：那時大家都好年輕，老胖、我和你們姊妹整天泡社辦，做劇場的春秋大夢。

安：（閉上眼睛）我彷彿可以看到年輕的我。

傑：多麼美好的時光。

安：的確。不過有時回想起來會帶點傷感。

傑：那時，妳和老胖的關係是怎樣？很曖昧。

安：有嗎？

傑：老胖很喜歡妳，妳不知道嗎？

安：（不假思索）他有告訴我！

傑：原來他早就暗中進行。

安：（笑）忘了是哪天的黃昏，他約我到籃球場看籃球，可是那天很詭異，坐了老半天，也沒見到半個人出來打球。氣氛怪怪的，平常很聒噪的小胖，怎麼突然安靜下來？後來他拿出劇本，說：「陪我對詞吧！」

傑：是喔？這麼矬？根本不像是他平常的樣子。

安：他說他很想當一天的小王子，要我陪他順小王子和蛇見面的那段台詞。現在假設你是當時的小胖，一天的小王子，那我演蛇，小胖在那齣戲的角色，我

們來對看看。

安：這是一段小王子和蛇在沙漠裡的對話，現在開始囉。很美的一顆星。（停頓）
你怎麼會來到這裡？

傑：（扮演小胖）我和一朵花之間有些問題。

（正傑與薇安彼此沈默一會兒。）

傑：（試探）人們都在哪裡？在沙漠裡有點寂寞...

安：（肯定）在人群中也會感到寂寞的。然後我對他說：「小胖，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很抱歉，我們是哥兒們。如果我答應你，只會由一個人的寂寞變成兩個
人的寂寞。」

傑：可是他還是對妳特別的好。

安：（故意抱怨）沒有吧！我還是B角。

傑：其實妳和薇麗演得一樣好，只不過是兩朵截然不同的花。

安：謝謝誇獎。

傑：如果當時可以一起完成《小王子》，不知道有多好？

安：可惜不行。那件事發生後，團員都分崩離析，也沒心思演下去。

傑：是我的錯，我應該更關心她的。

安：有些事很難界定對或錯。

傑：所以我們幾個都避免翻閱這段往事。

安：但不翻閱，不代表已經過去

傑：薇麗雖然是你的雙胞胎姊姊，但妳們個性差很多，她冷靜，妳熱情。妳反而
比較像姊姊，她需要人照顧。

安：對薇麗，我的心常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薇麗從小身體就不好，所以每個人
對她都特別照顧，我常靜靜地待在一旁，看著大家對她的呵護，有時，
我也好希望自己跟她一樣，可以得到很多關心。我發誓，我真的很愛很愛
她，希望她一切都好，但有時內心又很掙扎，對她，偶爾會有一些可怕的
念頭出現。當那件事發生時，我竟然閃過一絲不該有的喜悅，這種該死的
喜悅帶給我強大的罪惡感。（停頓）其實我也有錯。

（燈光逐漸轉換至正傑與薇安夜遊的回憶場景，此時整體舞台燈稍暗，貼在
劇場天花板的星型螢光貼紙反射出星光。）

（正傑快速爬上二樓。）

傑：薇安，快上來，這裡是我最近發現的觀星景點。

安：等等…很喘。我休息一下。

（薇安坐在旋轉階梯上，一點也不想動。）

傑：一鼓作氣啦，只差幾步路就到了。快啦！我在這裡等妳。

安：腳快斷了，不然你下來跟我走。

（正傑從階梯走了下來，然後在薇安旁邊坐著。薇安待正傑坐下後，頑皮地
站起來跑上去。）

安：來追我啊，快來。（往遠處眺望）這裡的夜景好美、好美。

傑：（走上去）妳看，滿滿的天空就好像鑲滿鑽石一樣，每顆星星都近到好像隨手就能抓得到。（有感而發）星星之所以美麗，因為有一朵我們看不到的花。

安：沙漠之所以美麗，是因為它在某處藏有一處泉水。

傑：很可惜，薇麗沒法來。

安：她需要休養。

傑：薇安，我們現在來發聲練習。（對遠方）你好...你好...你好...。換妳。

安：（對遠方）你好...你好...你好...

傑：（對遠方）你是誰....

安：（對遠方）我是王薇安。你是誰？

傑：（對遠方）我是林正傑。很高興認識妳。

安：（對遠方）做我的朋友，我好孤單！

傑：（對遠方）做我的朋友，我也好孤單！

傑：（對薇安）默契大考驗。（對遠方）拜託畫隻羊給我。（對薇安）一、二、三。

傑、安：（異口同聲）這是一個箱子，裡頭有你要的羊。

（燈暗。）

（燈光逐漸轉換至現實場。）

（正傑走至吧台倒了兩杯紅酒，拿給坐在沙發上的薇安。）

傑：我們都有錯。

安：（舉杯）敬兩個罪人。

傑：我實在不瞭解薇麗為什麼要從頂樓往下跳。當她一步一步往上走，那是什麼樣的決心？當她一躍而下時，又是什麼樣的心情？

安：「當人悲傷時，總是喜歡看日落」。我常常看著薇麗一個人坐在窗邊，臉蒼白慘淡的像張白紙，什麼事也沒做，就只是靜靜的，從日落看到星光。她常說她撐不下去了，我以為她只是身體上的老毛病，根本也沒想到她連心都病了。最後擺了我一道，選在演出前三天，開這麼大的玩笑。是骨癌，新發現的，報告藏在她的抽屜。

傑：都過去了。（停頓）休息十分鐘，我們繼續排戲。（對著控制室）小虹、阿輝、小雞預備一下，待會戲的結尾正式來一次。

（燈光逐漸轉換至排練場。整個排練場燈光偏暗，分別有不同的聚光燈照射在散落四處的充氣淫娃）

（以下以諧擬的誇大形式表演。）

（排練場塞滿了許多充氣淫娃，愛德華累到攤在沙發上，沒有任何表情。）

（淫娃悄悄站在愛德華身後，但是愛德華卻渾然未覺。）

（淫娃環顧四周，發現許多充氣淫娃，她感覺心痛，轉身離開，結果撞倒另一個淫娃。）

（愛德華聽到異聲，醒來察看，發現淫娃竟然就站在他的身旁。）

愛：淫娃，真的是妳，妳回來了，我真的沒有作夢。

（淫娃摀著臉痛哭，愛德華覺得莫名其妙。）

愛：怎麼了？

淫：你無情，你殘酷，你沒有人性！

愛：淫娃，妳會說話了，我的淫娃會說話了。但是妳怎麼可以第一次開口說話，就是罵我？我哪裡無情？哪裡殘酷？哪裡沒有人性？！

淫：我知道你愛你前妻愛得好痛苦，好痛苦，我也知道我沒辦法取代她，可是我就是我。

愛：淫娃，妳錯怪我了，她已經過去，而妳才是現在。

（淫娃看著滿屋子的充氣淫娃，搖搖頭。）

淫：我看我才是過去吧！我恨你…

愛：妳怎麼可以恨我，妳不能。我這麼愛妳，妳不能因為我愛妳而恨我。

淫：好笑，我不相信。我不想聽，我不想聽…

（淫娃正想離開，卻被愛德華狠狠擁入懷裡。）

愛：我不許妳走。

淫：（心軟）你知道我是冒著魂飛魄散的危險，回來見你的嗎？

愛：不知道，我只知道妳走了，也帶走我的魂，我的魄。妳看到的這些充氣淫娃，是因為我太思念妳了，所以想要把妳買回來。但是我錯了，原來，妳是我世界裡的唯一。

（以下類似偶像劇的表演，盡量與前段的表演風格有所區分。）

愛：妳馴養了我。

淫：馴養？

愛：對！馴養就是『建立關係』…。對我來說，妳只不過是個充氣淫娃，跟其他成千成萬的充氣淫娃沒什麼兩樣，我可以不需要妳，妳也一樣不需要我；相同的，對妳來說，我也只不過是一個中年男子，跟其他成千成萬的中年男子一樣。但是，如果妳馴養我，我們就彼此互相需要。對我而言，妳是我世界裡的唯一，對妳而言，我也是妳世界裡的唯一…

淫：那她們呢？

愛：她們什麼都不是。因為沒有人馴養她們，她們也不曾被誰馴養，只有妳才是我世界裡獨一無二的淫娃。

愛：我很笨，花盡所有積蓄，卻換來一整屋子的寂寞。現在獨一無二的淫娃回來了，但我卻變成一個買不起像樣戒指的窮光蛋。

淫：愛德華，你忘了嗎？《小王子》裡面說的：用心才能看到真實，真正重要的事，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愛：對！要用心去看。真正重要的事，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愛德華拉著淫娃的手，拿起「空氣」戒指，輕輕地推入她的手指。）

（淫娃看著被愛德華套入的手指，感動的掉下淚來。）

淫：原來當一個人被馴養時，她就有可能掉眼淚。

愛：淫娃，嫁給我好嗎？

淫：我願意。

(燈光逐漸越縮越小，而終於聚焦在兩人身上。)
(音效播出一首懷舊又帶點感傷的音樂—《情人的眼淚》。)
(天空中飄落的碎紙花，緩緩緩緩地降了下來。)
(燈光隨著音效的漸大，而逐漸縮小，直至全黑。)

爲什麼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爲了愛。
只有那有情人眼淚最珍貴，一顆顆眼淚都是愛，都是愛。
爲什麼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爲了愛。
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開，我眼淚不會掉下來，掉下來。

好春常在，春花正開，你怎麼捨得說再會。
我在深閨，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
爲什麼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爲了愛。
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開，我眼淚不會掉下來，掉下來…

(燈暗)

第五場：倒數 12 小時/結束

(全黑的排練場，除了規律而細微的時針走動聲之外，異常地沒有半點聲響，突然之間，正傑的喊叫聲打破沈靜。)

傑：喂！大家辛苦了。今天就排演到這裡。小虹，給我最後愛德華拉著淫娃，套上空氣戒指的那個燈。

(此時，全黑的劇場透出一束光，照著正傑和薇安。)

傑：謝啦！就留這個燈，我和薇安還要討論一些事。阿輝，給我最後一個音效 Cue，那首老歌，謝謝。level 調小一點，有點聲音就好。OK！這音量剛剛好。(雙手舉起大拇指)阿輝，讚喔！沒事的話你們就先回去休息，明天早點到場地準備，一些道具就從這裡搬過去。明天見機行事，效果憑現場的感覺做就好。真的不要有壓力，最好的表演，已經在這裡演過了。大家晚安。

(技術群走了之後，原本安靜的排練場顯得更安靜了。)

安：恭喜，終於結束這場又貧窮又荒謬的戲啦！

傑：是啊，恭喜。明天過後，這齣戲就結束了。

安：那之後呢？有什麼打算？

傑：繼續代課，有 Case，接 Case。妳呢？

安：應該會去接李導的電影吧。我想轉換一下跑道。演了這麼久的八點檔，累了。

想安安靜靜、舒舒服服的躺在沙發上，看別人演八點檔。

傑：(停頓)讓過去「過去」好嗎？

安：（玩笑）要不是演了這齣戲，我早就忘光光了。

傑：那就好。之後可以常約見面嗎？

安：好啊！有空都可以。不過要先跟我助理敲，我實在搞不太清楚自己的行程。

傑：找到陪妳一起看八點檔的人了嗎？

安：那潛台詞是…

傑：花兒遇見小王子了嗎？

安：你說話總是像猜謎。

傑：對不起，習慣了。

安：你想要什麼答案？

傑：（聳肩）不知道。

（正傑從背包中拿出薇安的手機，看了數秒後，然後還給薇安。）

傑：差點忘了，還妳。（玩笑地叮嚀）下次進劇場排戲或看戲，記得關機或轉成震動喔！裡頭有我的手機號碼…常聯絡。

安：好啊！（停頓）下個月，我要結婚了。

傑：（假裝鎮定）怎麼不曾提起？恭喜妳…找到妳的小王子。

安：你會來嗎？

傑：沒事的話，我會到。（忍住激動）對了！把我的號碼刪了吧…

安：（停頓）好。晚安，明天台上見…

（薇安原本想與正傑握手表示祝福，但正傑卻忍不住內心翻騰的激動，竟像小孩子般抱著薇安哭了起來。）

（薇安抱著正傑，輕輕哼唱著《情人的眼淚》，原地旋轉。）

（薇安哼唱的歌聲，混雜著《情人的眼淚》的音效聲，越來越大，而逐漸溢滿整個排練場。）

（燈光逐漸暗去。）

劇終